

王真◎著

犯罪侧写师

当一个人的心中
充满了黑暗
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

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
而是那
制造黑暗的人

CRIMINAL
PROFILERS

最专业的犯罪行为分析专家
破解最棘手最离奇的特大连环凶杀案

高智商罪犯与精神病专家的激烈较量
中国版《犯罪心理》

案情曲折离奇，结局超乎想象，胆小勿入！

CRIMINAL
PROFILERS

犯罪侧写师

CHINA PRESS

侧写师

犯罪

CRIMINAL
PROFILERS

王寞◎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犯罪侧写师 / 王寞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08-3475-2

I. ①犯… II. ①王…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9547号

犯罪侧写师

作 者 王寞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6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475-2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第一章 食脑之徒 / 001

第二章 人骨餐具 / 026

第三章 红酒飘香 / 048

第四章 衔尾蛇 / 072

第五章 迷失家庭 / 099

第六章 樱花供养 / 129

第七章 完美情人 / 159

第八章 天使制造者 / 194

第九章 香水有毒 / 225



第一章 食脑之徒

他手里拿着的是一张照片，那个女性被害人坐在餐桌的另一边。卷宗显示，这个女性被害人30岁，然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照片上的她，发髻高高绾起，显得雍容典雅，身上穿的是一件黑色的低胸晚礼服，半个酥胸都露在外面。然而，她的脸色也同样苍白，双目紧闭。

“老师，到了。”

警用涂装的帕杰罗越野车驶过了哨卡，在铁门前停了下来。秦玲嘘了一口气，松开了方向盘，手心已满是汗水。作为刑警学院的应届毕业生，第一次任务就是公安部刑侦局直接安排，来到了这个让警方内部都闻之色变的地方，她没法不紧张。

“嗯。”后座的唐贺功应了一声，睁开了一直闭着的双眼，看了一眼车外。

门前挂着一块庄严肃穆的牌匾，白底黑字，上面写着“公安部变态心理研究中心”几个字。再加上门口荷枪实弹的警卫，将所有想要一探究竟的人拒之于门外。

这怨不得任何人。这个研究中心阴暗而冰冷，在公安系统内部，还有一个代号——6号监狱。所有关押在这里的被研究者无一不是令人闻之色变的大案、要案的凶手。

举两个例子吧。这里有一个凶手割掉了被害人的头，给死者换上了一只猫头鹰的脑袋，因为猫头鹰的头可以旋转270度，加上它眼睛本身的视角，可以做到360度的视野，凶手想让人也如此。还有一个凶手把人脑放进了电脑的主机，因为凶手认为电脑的计算速度虽然更快，但是缺乏了人的智能……

因为这些人被鉴定为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作案时部分或全部失去自控能力，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能对他们追究刑事责任，但若任由他们回归社会，势必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因此，公安部才斥巨资在这个偏僻的角落里修建了这个监狱，并对外声称，这里是公安部指定的精神疾病康复中心。

名义上，它还是我国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研究基地。

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案子，其凶残程度在 6 号监狱里只能排在中级。

秦玲和唐贺功要找的人就在这里，和那群疯子一样，被关押在这里的另一个疯子。

半个月前，S 市高新园区某企业老总被人杀死在办公室里。凶手将办公桌布置成了一张餐桌，被害人就坐在餐桌的一头，穿着整洁的西服，围着白色的餐巾，左手持叉，右手持刀，一副正在进餐的样子。

餐桌的另一头也摆放着全套的餐具，但并没有人坐在那里。

警方从餐盘的残留物中提取到了被害人的 DNA，但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却没有发现任何与嫌疑人有关的线索。

鉴于凶手残忍的行为，警方将此案上报了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请求组建专案组指导工作。

接到报告后，刑侦局局长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抽了一小时的烟，最终决定暂不组建专案组，而是拨通了一个电话。

“老唐，我需要你的 Z 小组。”

“除非你能让他回来。”

“他对你就那么重要？”

“对，没有他，我什么也做不了。”

局长沉默了。

上任伊始，为了能够最大化地利用警方的优势资源，指导重特大案件的侦破工作，改革以往专案组均为抽调各地精英力量临时组建，使命完成后便就地解散的诸多弊端，局长亲自挑选了三个人组建了刑侦局史上第一个常态特勤小组，这就是 Z 小组。

组长是时任犯罪行为分析科科长、犯罪行为分析专家唐贺功。组员杜婧，那一届刑事警察学院最优秀的法医和痕迹学毕业生。组员郑岩，曾在美国留学深造，拒绝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招募而回到国内的犯罪行为侧写师。

Z 小组成立后，马不停蹄地行走于全国各地，接连破获困扰当地警方多年的重特大案件，也因此有了“大案克星”的美誉。杜婧被誉为天才法医，

很多痕迹学专家需要借用仪器检测才能得出的结论，她往往看一眼便知结果。郑岩更是被称为“能够进入罪犯脑子的人”，他的精准侧写让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寻找变成了按图索骥，他对现场的重建和对犯罪嫌疑人心理的分析就连凶手都感到恐惧。

然而，这种好景仅仅维系了不到三年，就在杜婧和郑岩准备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一起重特大案件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那是一起连环开膛杀人案，在刑侦局内部，他们称这个凶手为“厨师”。

“厨师”以 24~30 岁的年轻女性为目标，对她们实施局部麻醉后杀害。

这是公安部向案发地的警方发出的通告。

那是 Z 小组承办的最后一一起案子，郑岩精准地分析出了凶手的作案模式，细心的杜婧也成功地提取到了凶手遗留在现场的一滴血迹。然而，在随后的案件中，“厨师”的作案手法不断提升，再没留下任何线索。就在“厨师”最后一次作案，郑岩完成了侧写，杜婧上前准备提取痕迹时，郑岩却突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就是这样杀了她们。”随后，他利用凶手遗落在现场的作案工具袭击了杜婧，用与“厨师”完全相同的手法杀害了杜婧。

因为郑岩在进行侧写的时候要求除了杜婧外，其他人禁止靠近，当唐贺功发觉异常，闯入现场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清醒过来的郑岩看着眼前血腥的一幕完全不敢相信，他冲到一边，不停地呕吐。

那一天，他反复念叨着“他是故意留下这些东西的，他知道我，他比我更了解我”。

当时，公安部犯罪心理特别顾问、美国 FBI 犯罪心理特邀分析专家、变态心理学专家顾维曾第一个指出郑岩可能会在某个时段迷失，并亲自完成了对他的鉴定——郑岩患有严重的偏执型臆想症，案发当时，他并不具备控制行为的能力。这份鉴定结果一经公布，公众的质疑便接二连三地袭来，“警方竟用疯子破案”“一个疯子警察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还能相信警方能保护民众吗”等媒体报道让局长迫于压力，解散了 Z 小组，将郑岩关进了 6 号监狱，组长唐贺功被清退，就连顾维都被迫辞去了公安部顾问的职务。

“局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就睡了。现在可是半夜12点，明天一早还和人约了广场舞呢。”电话那头传来唐贺功略显疲惫的声音，打断了局长的回忆。

“等等。”局长舔了舔干涩的嘴唇，想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他只好从烟灰缸里翻出一截烟蒂，点燃之后，慢腾腾地说道，“除了这个，我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你。”

“这个是先决条件，你要是不答应，我什么工作也不会做，也做不了。”沉默了一下，唐贺功接着说：“局长，我已经50岁了，从我入行那天就跟着你，你知道我不怕冒险，我怕的是最后我接手的案子成为悬案。”

局长再一次陷入了沉默，就在唐贺功以为一切到此为止的时候，局长说话了。

“好，你还要谁，我现在就给你调，但是你必须给我保证，这个案子必须给我破了。”

唐贺功轻笑了一声：“我还要秦玲。”

“秦玲？”局长感到莫名其妙，他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去刑警学院调吧，她的人事关系应该还没被调走，明早8点，我到你的办公室。”唐贺功说道，“对了，我记得你办公桌最下层的抽屉里通常会放一条没拆封的烟。”随后，他挂断了电话。

局长被唐贺功最后这句话弄愣了，他打开抽屉，果然如唐贺功所说，那里静静地躺着一条烟。

第二天一早，当唐贺功准时来到刑侦局局长的办公室时，一个穿着修身牛仔裤、留着精干短发的女孩儿正蜷缩在沙发上睡着。局长也是双眼通红。

“你要的人我给你找来了。”他指了指沙发上的女孩儿，对唐贺功说道。

唐贺功笑了笑：“另一个人呢？Z小组没有他，你给我配再多的人也没有用。”

“那个人你要亲自去领。”局长拿出一张纸递到了唐贺功的面前，“所有的文件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唐贺功没有说话，伸手想拿过那张纸，却发现局长根本没有松手的意思。

“老唐，”局长直视着唐贺功的眼睛，“你要答应我，如果6号的院长认为他不应该出来，就当昨天晚上我们没有通过电话。”

“我明白。”唐贺功郑重地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收起了那张纸，走到了沙发边，叫醒了秦玲。

“唐老师？”秦玲有些惊讶地看着唐贺功，“这次，是和您一起？”

“对，而且，以后不要叫我老师，叫我组长。”

“是，组长。”秦玲干脆利落地行了个礼。

两个人一前一后向门外走去。

“老唐，”就在他们即将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刑侦局局长突然叫道，“记住，你们不能以刑侦局的名义出现，对外只能宣称是顾问，而且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公开自己的身份。”

“你们要见那个人？”护士仔细检查了唐贺功的介绍信和证件，脸上的神情没有丝毫放松，反倒更加凝重。

那个叫郑岩的人自从被送入6号监狱以来，就成为了大家口中最常谈论的话题。

他和这里所有被监禁的人都不同。他能够打理好生活，每天衣着整齐，头发梳理得分毫不乱，就连胡子都小心地刮得非常干净。也从来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有过精神失常，让医生护士手忙脚乱的时候。他在该吃药的时候吃药，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他的监室里几乎一大半的空间都是书，从文学、艺术到各类专业书籍，五花八门，甚至连汽车修理和菜谱这种书都有。

然而，他也是整个6号监狱被看管得最严密的人，门前始终有两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把守，监控探头24小时对他进行监控，要进入他的房间，需要四个人的密码才能打开那扇厚重的铁门。

院长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他们，郑岩是整个监狱里最残忍的人，他可以用手边的任何东西作为武器对人进行袭击，包括他的言语。在他入狱的五年多时间里，只有两个人敢和他面对面，一个是他的主治医生杜丽，另一

个就是院长。

这样一个人，在入狱六年后，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一个探视者。

护士忍不住打量着眼前的这两个人，那个老者带着和煦的笑容，但是他的目光却好像能够看穿一切，让人浑身不舒服。

那个叫秦玲的，显然还是个小女孩儿，她的身体有些微微发抖，那是紧张，奇怪的是，她的目光却很沉稳。

不，不是紧张，好像是兴奋？对，是面对即将到来的某些事情而兴奋。

“对不起，我的权限不够，要见那个人，必须经过主治医生和院长的认可才行。”护士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说道。

唐贺功依旧保持着微笑，说：“我不光是要见他，还要把他接走。”

这句话让那个护士大吃一惊。

“让他们过去吧。”就在她犹豫着怎么办的时候，6号监狱的狱长——当然，他对外的称呼是院长，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的右手用力掐着鼻梁，另一只手里拿着金丝边眼镜，问道，“唐老鸦，我接到电话了，这样做……真的没问题吗？”

“那是你们应该去判断的事情，至于我，只知道这个案子没有他的话，我不能接。还有……”他看了一眼正强忍着笑的秦玲和那个护士，“别当着外人那么叫我，小四眼！”

“我这是平光镜。”院长扬了扬眼镜，对护士说道，“去叫杜丽医生过来。”

五分钟后，院长办公室。

一个穿着OL制服、黑色丝袜，脚踩高跟鞋的长发女孩儿走了进来，她看起来二十八九岁的样子，但是脸上却透着和她的年纪极不相符的镇静和冷漠。

“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公安部派过来的，Z小组的唐贺功组长和秦玲法医，这位——”院长指了指杜丽，“是我们这里的精英，郑岩的主治医生杜丽。”

唐贺功站起身，向杜丽伸出了手，然而杜丽却冷冷地看着他，双手仍然插在口袋里：“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唐贺功不解地看着她，等着她说下去。

“杜婧是我姐姐。”

办公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僵住了，就连唐贺功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一个人，整天面对自己的仇人，却什么都不能做，你知道那有多痛苦吧？”杜丽笑了笑，浓黑如墨的瞳仁氤氲了一层水汽，“所以如果你们要把他接走，我没有任何意见。”

“小杜。”院长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在这里，首先你是一名医生。”

“我知道。”杜丽不置可否，“如果仅仅是从‘杜婧妹妹’这个身份，我巴不得他一辈子都被关在这里。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我认为他入院之初确实有严重的偏执型臆想症，但是现在恢复良好，已经可以出院了。”

“呵呵，小姑娘，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唐贺功突然笑了。

“我知道，他是杀害我姐姐的凶手，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那你也应该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杀害了你姐姐和我带他出去要做的是什么事，所以，你要为自己的判断负责。”

“我可以为我的判断负责。”杜丽说着，从怀里的文件夹中拿出了一份报告，“这是最近一次的治疗记录。”

院长接过了那份报告，看了一眼，再次掐住了鼻梁，说：“小杜，根据这份报告，我认为他依然陷入某种臆想之中，你做出让他出院的结论，恐怕并不合适。”

“如果你是说他幻想有一座立于旷野中的房子，在晚上的时候他会打开所有的灯，然后站在远处，看着房子像大海上的一艘船那些内容，我认为这和臆想症无关。相反，我认为他成功地找到了脱离臆想的办法。治疗中，我能意识到，在那种环境下他能感到安全。他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灯塔，让自己不会迷失，这证明他现在有强烈的自我认知的意识，这比那些没有灯塔的人更安全。”

院长放下了那份报告，静静地看着杜丽，片刻后才将目光转向了唐贺功：

“我还是觉得他现在并不适合恢复工作。”

“问问顾教授，还有，给我安排一下，我想和郑岩谈谈。”

院长皱了皱眉，拨通了一个电话，恭敬地问候之后，说出了唐贺功的

要求，随后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我带你们去见他。”他说。

“顾教授同意了？”唐贺功问道。

“他的意见和小杜一样。”院长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郑岩的监室位于6号监狱最上层，是采光最好、房门最结实，也是那层楼唯一的监室。院长、杜丽、两名看守分别输入了四组密码之后，那扇厚重的气动门才缓缓打开。

唐贺功走进来的时候，郑岩正安静地坐在床边，手里捧着一本英文原版书。唐贺功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但是那本书已经翻了三分之一。

可是他整整等了五分钟，郑岩却根本没有翻动手中的书页。

“他的脑子里没有文字的概念，他看到的只是一幅幅的画面，每一个字都要转换成画面才能被他的大脑接收，所以这本《百年孤独》他看了整整一年。”杜丽说道，又回过头，对身后的两名警卫说道，“你们出去吧，他现在没有危险。”

“和那个无关。”唐贺功摇了摇头，“他是在品味‘百年孤独’这四个字。”

“头儿，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外号叫唐老鸦吗？聒噪，而且总说些没用的废话，我以为这些年你应该有点长进了，没想到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总自以为是地说些莫名其妙的话。”郑岩合起了书，脸上带着微笑，看着唐贺功，“虽然你偶尔也有蒙对的时候。”

唐贺功的脸涨得通红：“我也没想到你还记得那个外号，这种让人不愉快的事，你就不能忘掉吗？”

“不愉快只是对你而言，但是我很开心。”郑岩对跟在唐贺功身后的杜丽和秦玲做了个鬼脸，然后才一本正经地说道，“怎么？局长是准备把我从这里弄出去，给公众一个交代？”

“把你弄出去是事实，给公众一个交代的确是他的目的，不过和你想的不一樣，你先看看这个。”

唐贺功将从局长那里拿来的照片递到了郑岩的面前。郑岩深吸了一口气才接过了那张照片，脸上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半晌之后，他才吐出

了一句话：“这是第几个？”

“第七个。十年内的第七个。”

“看来麻烦不小。”郑岩皱了皱眉，“能提供更多的资料吗？”

“当然，你现在刑满释放了。”唐贺功站起身，“从现在起，你的身份是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特别顾问——和我们一样。”

“我只是随口问问，好像还没同意。”郑岩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有拒绝的权利？”唐贺功也笑了，随即换上了严肃的表情，“你进入这里之后的第四年，‘厨师’再次出手，连杀三人，然后销声匿迹。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一年之后，他会再次杀人，我希望你能趁着这个机会协助我们将他绳之以法。”

郑岩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杜丽，又看了看站在唐贺功身边始终不敢和自己对视的女孩儿：“我要顾问组再加一个人。”

“谁？”

“她。”郑岩指了指杜丽。

“我没兴趣。”杜丽冷冷地说道。

“你会有兴趣的。”郑岩看着杜丽，说道，“我再说一次，小婧是我杀的，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但是，她也不是我杀的。如果你想报仇，就加入顾问组，我保证，一定会抓到真正的凶手。”

杜丽看着郑岩，她从没有见过他如此认真的表情，眼底好似有一团火苗在燃烧一般。她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这就对了。”郑岩摸了摸鼻子，“我可不敢保证什么时候会陷入那种混乱的状态，如果你在场，可以提醒我冷静下来，方便破案。”

“什么意思？”唐贺功和秦玲几乎同时问道，只有杜丽一脸平静。

“意思就是，长久以来，我时常以为自己是她，以至于我经常忘了自己是谁，直到我找到了正义的灯塔。”

说着，他伸手推开了监室的门，站在门边的秦玲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放心，他现在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杜丽笑了笑，“那么，唐组长，今后请多关照。”

她主动向唐贺功伸出了手。

“凶手是和平进入现场的，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胁迫的痕迹。被害人的死因是窒息，这一点S市警方的判断没有任何问题。”秦玲翻看着从S市公安局拿来的档案，说道，“凶手用钝器击碎了被害人的喉软骨，压迫气管，导致被害人无法呼吸，进而死亡，我认为，凶器是拳头或者是肘部。”

“这块痕迹很可疑。”她指着照片上办公室门边地毯上的一块压痕说道，“很像法医的工具箱，但不应该是我们的人留下的，法医不会把自己的工具箱随意放在案发现场污染现场痕迹，我猜测，凶手应该随身携带着一个工具箱。”

“我只是觉得奇怪。”郑岩皱着眉，目光看向了照片上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是大厦走廊的一头，“那个是摄像头吧？有监控的话这个案子应该并不难。”

“什么也没拍到，案发那个时间段，大厦的监控设备突然出了故障。”唐贺功说。

“保安也什么都没看到？”

“没有，据说这期间保安有两次楼层巡视，凶手应该就是趁着这个时间溜进来作案，然后又溜出去的。”

“好吧。”郑岩又看了一眼那些照片，深吸了一口气，闭起了眼睛。

我是敲门进去的，虽然之前没有预约，主人对我的到来多少有些意外，但他还是很热情地迎接了我。我们聊得非常愉快，不过后来他开始频繁看表，他接下来可能有个重要的约会，意识到这一点，我便提出告辞。

他并没有挽留我，将我送到了门边。他对我毫无戒备。

趁他不注意，我用拳头对准了他的喉咙用力一击。随即，他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想要大喊，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身体也倒了下去。

我转身出门，将之前放在外面的工具箱拿了进来，没过多久，他就没有动静了。

我先脱下了他的衣服，我不想和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共进晚餐。

然后，我找出工具，撬开他的颅骨，将他的大脑取出来分成两份，放进餐盘里，再把他的头骨复原，擦掉血迹，给他穿好衣服，围好餐巾。

对，你才是这里的主人，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我是不能先动手的，那不是个绅士应该有的礼仪。

“用餐愉快。”我说。

“这就是凶手杀人食脑的全部过程。”郑岩睁开了眼睛，看着围在他面前等着他说出分析的唐贺功、杜丽和秦玲。

“死者和凶手认识，可能不是很熟，但平时有过来往；凶手熟悉这里的环境，包括保安的巡逻时间，也熟悉死者的作息时间，这次作案并不是临时起意，他已经观察了很久，也准备好了所需要的全部工具；他和死者之间的身份地位略有差距，现场布置成这样，是他有意为之，他想要和死者平起平坐。”

郑岩想了想，继续推理：“凶手在杀人的时候很冷静，每一个动作都干脆利落，凶手的目标……”他看了一眼照片里带血的餐盘，“就是他的脑子。”

“凶手就是大厦里的人，可能就是他公司的人，社会地位偏低，有可能就是个普通白领？”唐贺功问道。

“不是。”郑岩摇了摇头，“他认为自己应该和死者平起平坐，所以，他并不是一般的白领，至少是精英，又或者，他在这里有一家公司。”

他看了看死者的衣着：“凶手很在意用餐的气氛，这是标准的西餐，餐具和礼仪都很讲究，说明他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凶手要么是个外国人，要么曾经在国外留学很长时间，他认为自己是个绅士。”

“好。”唐贺功转头对秦玲说道，“把这些分析传达给S市警方。通知他们，准备好那具尸体。”

“凶手要他的脑子干什么？”

秦玲站在解剖台前，看着面前的尸体，眉头紧锁。她左手握着一杯豆腐脑，嘴里叼着吸管，说话的间隙用力吸上几口，然后往嘴里塞一个小笼包。

“现在来看，还不知道。”郑岩将橡胶手套拉开，突然间松手，橡胶手套反弹发出“啪”的一声，他想借此提醒秦玲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但是秦玲丝毫不在意，不急不缓地喝完了豆腐脑，吞掉最后一个小笼包，随手将杯子和塑料袋扔进了垃圾桶。

“有其他的发现吗？”郑岩翻看着秦玲的笔记本，发现凶手仔细地清理过现场的痕迹，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和唇纹，就连刀和叉子也小心擦拭过。

“凶手有全套的工具和非常精湛的手法。”秦玲顿了顿，“比我的手法还精湛，看这里。”她戴好手套，将死者被揭开的头骨向两旁分开，郑岩这才发现，凶手并没有完全摘掉死者的头骨，只是将头骨向两边打开，方便取出里面的脑髓。

“切口光滑整齐，完全是沿着头骨的缝隙下刀的，这样在把头骨放回去的时候，只需要用生物黏合剂，从外表来看就像没有伤痕一样——当然这是正常的医学处理，不过凶手用的不是生物黏合剂。”

“那是什么？”

“一种很普通的黏合剂，502胶水，一般的超市里就有。”秦玲合上了死者的头骨，“很显然，凶手没有能力搞到生物黏合剂。”

“也许是觉得那个东西可有可无，毕竟他的重点不在这里。”郑岩说道。

“可能。”秦玲点了点头，“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剃发的前提下进行的，这至少说明，他对人体的骨骼结构了如指掌，尤其是头部。”

“外科医生？”

“神经外科，哦，就是脑外科，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脑外科医生，至少以前是，技术非常高超。所以，凶手的年龄不小，至少在45周岁以上，因为这种技术没有十几二十年的磨炼和几百几千次的开颅手术根本做不出来。”

“如果是你呢？”郑岩突然问道。

“我？”秦玲愣了一下，摇了摇头，“我不行，我可以轻松地把尸体肢解，但是要真正做到开颅之后还保留着部分血肉连在一起，我绝对做不到。”

“致命伤是这里，”她再次摇了摇头，指了指尸体喉结的位置，分析道，“当地警方在这方面的判断没错。一击致命，凶手用拳头或者肘部猛力击